槎上老舌序

立言之道垂諸不朽非特以其詞而已必其明體適用爲砥時師世之資盛事大業于是乎取之彼卮詞畔經詭詞軼法雖目如熠星舌如電光弗貴也在昔有神明敏妙棹三寸爲帝者師委蛇圯上意固沈遠亦有因敗

爲功叱劒厲勢劫威霸於壇墀之上
匡復國土其舌抑何伉壯與其氣有
以攝之也雖然亦會其時之可以有
爲耳同舍陳磐生言思可道聲飭爲
律探蘊義類原本經子托契淵懿紹
踔前徽顧獨懷抱利器鬱鬱無所售
豈時命之謬與戒久欲老其材而有
所用其未足也夫老其材而併老其
遇嘵舌章志則激誹者附緘舌貞教
則弇謹者儗廼間攄其緒論既典且
則如前篝燈一書已合新舊集以行
有目共覩有心共賞矣惟其昊輿圖
緯兵賦律曆藝文史乘梳夫節性閑
情順事理物之方罔不周至炳炳麟

麟盛事大業不其在茲乎槩上之言
猶前志也其發古今人未發之旨抑
又過焉夫善製錦者綜火藻粉米麗
繡黻以成章善製音者集琴瑟笙簧
諸鐘鏞以成樂是豈復尺繢細響爲
耳目近翫哉噫予亦老矣眼昏齒豁
無復神理而坎坷阻格率與磐生同
乃其夙期素心樂數晨夕一縱一橫
徃復槩上匪獨舌啖允矣心折雖然
感慨係之矣氾南之役燭之武夜縋
一出退秦軍於重圍彼方曰臣老矣
無能爲也已跡其所爲赫奕如是豈
非以其舌本尚勁耶嗟夫老其遇而
竟不能老其舌予且援枹更進曹子

一鼓之勇而知磐生不復以槎上老矣

崇禎壬午仲春社弟林樹聲撰

槎上老舌 庚辰季夏起至辛巳臘月止

閩中陳 衍 撰

衍徃歲好於燈下與客談擇而筆之曰篝燈碎語後得古木根一座形如槎踞其上則又與客談客意怠藐藐然聽之矣嫡孫年十二差能作文而善問試語之若解若不解但視對客時則體愈舒而口愈滑退而亦筆焉以教孫也題曰老舌顧予亦將老耳將老則多憂藉談

以發洩之將老則憶往事藉談以更張之將老則健忘故有所談亦隨談而隨錄之雖然日月逝矣舌猶存乎否也

九六

易之六爻數用九六先儒皆以九爲老陽六爲老陰君子欲抑陰而扶陽故陽則用極數而陰但取中焉予按陰陽天道也豈人所能進退每思天地之數曰一曰二曰三四五焉止矣至於六則各有配合非正數也作易者用生數不用成數以生則無窮盡也故有參天兩地之說曰參天一三五是矣曰兩地二四是矣一三與五爲九而二與四爲六此九六之義也乎如先儒言恐非本旨矣

、高春

日經於泉隅是謂高春頓於連石是謂下春此淮南鴻烈中語也唐詩隔谿遥見夕陽春又空齋不語坐高春皆本於此

、無傳之事

古事無傳於後者有數種劍法嘯砭舞彈碁然至大而不可不傳者爲音樂至腐而不必可傳者爲尸祭

、箕踞

古人坐皆屈兩足如今之跪既屈其足矣以尻壓其足之踝此坐法也蓋席地相對禮當如是箕踞則不復屈足於後及勾抱其足於前其形政如箕今之坐地體勢也是爲蠻夷之坐故原壤箕踞以俟夫子記者節其文曰夷俟夫子以杖叩其脛者謂其不藏脛於後及露脛於前非禮也然至東晉則盛行箕踞惟漢坐猶古何以見之鴻門之會樊噲突入項王跪而按劍管幼安木榻著膝處皆穿俱可證也蓋項王跪而坐故將起以迎噲則復聳身爲跪也木榻著膝皆穿亦惟跪坐令膝蓋向下方能穿榻耳儀禮曰坐取爵記曰坐而遷之凡

言坐皆跪坐也

、風聞

臺省得風聞言事出漢書尉佗曰風聞老夫父母墓已壞削又晉書顧和對王導曰明公寧使網漏吞舟何恐採風聞以察察爲政此風聞二字原始

、楊雄韓愈

二公不過文人班馬之流亞也宋以子雲配享　廟庭以退之比孟子皆千古不平事

十

十筮聖人以決大事然亦所以垂教夫人知凶之當避則凶德不可爲矣知吉之當趨則吉事不可不爲矣如師曠季札卜以音樂子游子夏卜以威儀益見理數之相關夫

無心

以已之無心使物無心道家淸虛之說也

以物之無心爲已無心佛氏廣大之說也

未濟

卦終於未濟者以事無終窮而道之無盡也微旨遠矣

占候別解

從古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故水旱寇盜奸臣鄙夫猶未足爲敗亡之徵惟草澤中多寃毒英賢是將爲楚材晉用之兆最可慮者故歷代鼎沸之世必多奇人善觀人事者於此可想

、墓誌之始

昔有盜發比干墓得一銅盤其銘曰左林右泉前岡後道萬世之寧茲焉是寶此墓誌之始乎孔子之喪公西赤誌之子張之喪公明儀誌之

、陰陽至變

勾容縣半陽湖其水同一壑也而半冷半熱又皆有魚魚交入則死此予所目擊者

又聞崇寧有井大石蓋之蓋上開二竅一汲以染一汲以造餳反用輙無成造化萬殊之妙乃若是

清平調

太白乘醉應詔倉卒對御作詩便協宮商即被管絃此千古奇才且以楊妃比飛燕居然納牖又視貴璫如皁後然非浩氣蓋世者不能故善讀清平調者當知樂律之工豈徒詩而已如以詩而已其句固不甚妙也善觀太白者當知英傑之雄豈徒詩人而已如以詩人而已其人亦何足貴也太白有友某死自負其骨走數千里歸葬胷中一團道義宜乎其能忘勢矣

、一飰不忘君

子美忠憤大半是熱中蓋獻賦得官原非清高之士一經淪落難免汲汲耳視青蓮於納陛之前敷陳諷諫者不同

、陸玩鄭綮

槎上老舌

唐陸玩拜司空日以我爲司空天下無人矣鄭縠拜相日歎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然自二公之後遂不聞此德音豈在位者皆皐夔吾斯眞是以自信耶

蜀道難

蜀道難題梁張悱所作也李白因而續和自少年時獻詩於賀監已有此篇矣時嚴武未作西川節度也古人賦咏豈必便有所指後人附會其說過矣

佛法

龐居士云一切空諸所有謹無實諸所無二十七祖云入息不居空界出息不涉衆緣生死所不能制鬼神所不能窺達磨云將心來與汝安以上諸語皆直截明徹眞實妙諦該括三藏普後世棒喝惡套

曲譜立名

製曲者當其官徹既協隨事觸境各立一名今謂之曲牌名以爲辨別備遺忘也唐

楊妃壽日製樂尚未有名東川貢荔枝適
至遂名其曲爲荔枝香他如菩薩蠻望江
南皆此類也別無意義也然古人皆有其
聲方譜以辭非以辭爲聲也白樂天詩云
絲來能事各有主楊氏創聲君造譜是一
人創聲一人創辭兩者俱知音故能成其
歌曲

五音所屬

聲音之分別皆起於辰唇喉齒舌如商之屬
齒角之屬喉徵之屬舌羽之屬唇宮之統
四音而居中隨人隨地試一調之無少差
謬孰謂其可以意爲增減哉人惟未之學
未之思耳

鄉先輩素絲

永樂乙未會元洪公英以都御史還家有
十檯士紳疑皆輜重也相戒不與通公後
知之微咲令取几案盡開諸笥乃圖籍耳
於是出圖籍案上置十檯空槓於案下時

屋淺狹門外人咸共窺探士紳方往來如初嗟夫以此觀之彼日不但洪公一人清介矣闔郡風尚可知矣清則儉儉則不奪閭里生當其時何幸哉何幸哉

文體繁簡

文章繁簡有體而調度自古爲難試以史記二篇觀之秦本紀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人按三百人食馬多少干文又曰吏逐得欲法之按多少吏士一時盡擒三百人作史者若備載馬數人數文法癡重矣不備載又無稽繁簡之體當若之何凡此即謂之簡而脫畧可也蕭相國世家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兎者狗也言獸矣又言兎何也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曷不曰賜何劍履上殿言令又言賜凡此即謂之繁而重複可也嗚呼難哉

平仄 教孫

正聲二仄去聲三仄入聲四仄

、彌衡

正平誕妄喜事人耳非眞學術也觀鸚鵡賦可見賦中許多憔悴乞憐而卒不免當日鼓吏豪邁之氣安往耶魏武最忌才獨肯置正平於敵國亦眞知其無實用者

龍雀

其狀鳳頭龍尾身備五色一名飛廉漢以銅鑄其像以飾宮殿古賦天馬半漢龍雀蟠蜿是也姚秦元魏又以飾兵故刀亦名龍雀

、圯上 偶見陳眉公詩五更常失圯橋期之句是悞圯作乜音因記之

楚人謂橋曰圯子房授書圯上圯音怡即橋也且既言圯矣何得又言橋字訛并其義亦訛文人忽略處也

、大率

凡大都大約大率皆數學中語率音類然率更之率則音律將率之率則音帥

、舉案

槎上老舌

案有是之祭也古人席地所用或對王弇
州云孟光齊眉之舉不無重大難勝弇州
曰孟光力舉石臼何難一案皆疑是今之
几案矣又古詩何以報之青玉案談若今
之几案安有許大之玉乎

、周髀

此曆家筭法髀股也周髀猶言勾股九數
惟勾股最精橫曰勾直曰股

弓弓

書名卷舊也眞誥以卷爲弓音周字書又
加一畫爲弓音鳩未知孰是

、五老榜

唐昭宗賜陳光問曹松王希羽鄭希顏劉
象等五人及第時爲五老榜蓋光問年六
十九松年五十四希羽年七十三希顏年
五十九象年七十也內惟曹松劉象有詩
傳後

秦善用人

搓上老舌

凡有功於秦者皆列國之遺才也公孫鞅
范雎張儀魏冉皆魏人百里奚虞人樓緩
趙人李斯楚人當時不問形勢之強弱足
知列國之君不能收攬英才非秦敵手矣
然獨無齊人何也此齊所以有東帝之稱
歟

坤爻之變

坤卦文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按坤之爲動
就其爻之變者言也諸家解說專於坤德
上發明轉覺糊塗觀其在初爲復在二爲
師在三爲謙自是以往無非剛者若但以
柔能生剛則陰陽至理原自如是固不待
贅

、縣名魚復

川水至魚復之江爲上流凡魚入川者至
此即不能逆游而上必復郤返故謂魚復
而縣之所繇名也

曹能始先生以對烏傷

集大成 教孫

古樂一變爲一成然必九變而後樂終至九成皆畢謂之大成孔子之謂集大成蓋集衆樂之大成非但一樂之大成也

、烏號之弓

栝枝之勁者烏栖而亞之及烏飛起其枝倒拂而仰彈烏烏爲之號古之善弓取其材又命名以識焉

五軍嚴密

祖制五府軍數外人不得預聞惟掌印都督司其籍前兵部尚書廓野向恭順侯吳某索名冊稽考吳按例上聞廓惶懼疏謝然則掛名竄籍之輩何從而察之東直門外二十馬房每房以太監三人收掌其馬數亦不許外廷會計

綱目

綱目中文法遠遜資治向常可疑近見丹鉛總錄乃朱子門人趙師淵奉師命所編

非文公手筆也文章信有階級矣

○○郊社

本朝南郊

皇天上帝南向

太祖西向而東一壇日西一壇月東二壇二十八宿西二壇雲雨風雷北郊

皇地祇北向

太祖西向而東一壇五岳與基運詡聖神烈三山西一壇五鎮與天壽純德二山東二壇四海西二壇四瀆皆嘉靖中所定

詩注好用何字

遹臻於衛不瑕有害舊注瑕玷也若曰雖無有玷得無有害乎朱子改作瑕何也假以溢我舊注假大也於義甚順朱子又改作假何也此衛州葉公秉敬曾爲余言公藏書萬餘卷皆手自較讐未嘗一刻他及

、枝梧

大柱曰枝小柱曰梧相倚以成屋者

槎上老舌

數必前定

孟子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此設教之言也其實不盡然舜之蒼梧文之羑里孔之陳蔡之匡豈其德不足勝災乎故曰聖賢亦莫逃乎數

先輩風流

何大復在京師每宴會聞宦途熟談及俗務瑣語輒閉目終席不復款接一日偶病脾適公事同寅會食何令隸人持圊桶於酒筵之傍坐其上手一編若無人也者孫太初一日預羣公宴集衣領上虱墮因索湯浴於堂上竟席短衫不復冠裳吟諷自如曹先生能始任四川叅政按察時謁兩臺必於公舘中另設几案隸人置書几上三司諸公咸在先生但對衆一揖即就几披閱文人風流自賞若此時天不愛道人心尚古虛懷服善遂得相安故三君不至如宋之歐蘇得謗得禍也若今日雖有才

士敢於庸衆之前一掉頭耶

、亭午

梁元帝纂要曰在午曰亭在未曰映然亭午人所常用映則鮮見惟王仲宣詩山岡有餘映一句耳

景龍觀鐘銘 榻本林異卿所藏

原夫一氣凝眞含紫虛而構極三清韞秘控碧落而崇因雖大道無爲濟物歸於善貸而玅門有教滅咎在於希聲景龍觀者

中宗孝和皇帝之所造也曾城寫質閬苑圖形但名在騫林而韻沈鍾簴朕翹情八素締想九玄命彼鼓延鑄斯無射考虞倕之懿法得晉曠之宏規廣召鯨工遠徵鳧匠邪谿集寶麗窒收琛警風雨之晨節昏明之後飛廉扇炭屏翳營爐翥鶴呈姿蹲熊發狀角而不震侈移而克揚庶其曉散靈音鎮入鴈鸞之殿夕騰仙韻恒流雉鵲之闈聾俗聽而咸痊迷方聞而永悟洪鈞式

啓寶字攸鐫銘曰紫宸御曆青元樹因傾
巖集寶竭府收珎杜瓊律應張永規陳形
包九乳儀超萬鈞上資七廟傍延兆人風
嚴調急霜重音新自茲千載從今億春縣
玉京而薦福侶銅史而司晨景雲二年太
歲辛亥金九月癸酉金朔一十五日丁亥
土鑄成　以上文體整丽用事如　騫林
八素　皷延　邪谿　屏翳　青元
杜瓊　張永　九乳　等字皆不知所出
安得起楊升菴胡元瑞二公於九原拜而
問之如衍淺陋眞堪媿死

六書　教孫

一象形日月之類二指事上下之類三諧
聲江河之類以形事意而取聲相成也四
會意止戈爲武人言爲信之類五轉注轉
音以注因爲別字老壽考耇之類六假借
彙言成字借爲別用能朋之類按此雖小
學不可不知朱子與楊元範書云字書音

韻是經中一事此處不理會卻枉費了無限亂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本意甚害事也觀晦翁此言則字學亦非細務矣

小妍熟套

竊聖賢餘瀝以市名奪他人所有以市恩親朋之物必攘湖海之交必牢語言句句理義貪影事事慚惶無限精神只博得孰利中牙儈而已可憫也

文士致貧之道有十

一讀書必博不得不廣購異帙二聲氣所及不得不濫交同人三專精經史豈計米鹽四筆研紙墨綺窓棐几難容粗惡五厭惡俗子無緣知致富之術六書冊之外凡圖畫彝鼎花卉皆其性靈所近不無旁及七自古錦心繡口之士必多屬情偶爾跡便自多費八騁懷遊目歷覽山川舟車樽俎安能寂寞九天下之利盡入權豪阿媚曳裾寸心不屑十日夕與聖賢相對性

必嫉惡筆舌之間難免檮杌獲罪破家勢
所必至以上十種雖欲不貧不可得也然
視盲目聾耳而擁巨貲者亦如單棲黃鵠
下瞷羣豕耳

、少正

少正卯者其人名卯而官少正也當時魯
與鄭皆有少正之官列於卿故子產亦稱
少正

鄧禹馬武

漢世祖嘗與功臣諸侯王讌語從容言曰
諸公不遭際風雲爵祿何所至乎鄧禹曰
當得文學博士帝以亭長許之大才具如二
守尉督盜賊帝以亭長許之馬武曰當
可必得然則時運不偶埋沒多少英傑甚
至凍餒蓬蒿中者不勝數也然鄧禹幸爲
功曹矣馬武幸爲亭長矣而官三公卿相
大司馬者是何等人也嗟夫

、万萬差別　教孫

万字音墨有姓万侯者乃得用之以外無義可據今通作萬本起於晉人尺牘其實非也

宋儒韜畧議論

孔子沐浴而朝以討陳恒其微意欲以桓文之事張魯也朱子謂當先發後聞夫子於時安得有兵權而能先發耶城濮之役晉文功在天下胡文定謂不宜用詐以楚之强中國幾左衽矣周室危而復安安問其兵之詐否也宋儒韜畧議論眞可咲

、星命

日者以干支定人禍福起於唐兵部員外李子平然干支生尅之外又有微妙難言者吾鄉先輩按察使王公應時年月日時皆屬火於法當不育有精此術者疑其生於江海之上公曰時雨潦方漲大水入屋母夫人架板於水而生耳蓋干支雖極燥

而適逢大地眞水足以相制反爲顯貴又
陳公紀官僉都御史與一水夫八字皆同
一日者研精無旬方請日公生時當在星
斗之下不然弗貴驗之果然太夫人娩公
倉皇露處於園圃中也以此觀之干支即
甚靈又有別解矣聞之林道望云

、京兆

數目十萬曰億萬億曰兆萬萬兆曰京
故王者所都爲京兆言聚人之衆也

廉士未仁

子曰爵祿可辭也中庸不可能也穀梁曰
輕千乘則可矣蹈道則未也然則廉潔二
字豈足盡君子生平況夫弃廉潔而喪之
耶

、婦人不用表德

伯仲叔季古之行第不但男子婦人亦有
之如孟姜季姜伯姬叔姬之類葢婦人不
用表德故但以姓繫於行第然亦有繫於

謚者齊之宣姜莊姜秦之懷嬴楚之文芊是也亦有繫於夫之國者陳之息嬀是也乃古禮五十而後伯仲審爾姬姜諸婦亦老矣古禮見檀弓

內閣不繇翰林起家

洪武永樂時官制方新尚未大定不具述今從洪熙起至嘉靖凡一十九人黃淮中舍楊士奇吳府審理金幼孜給事中權謹樂安知縣右四人洪熙張英寧州訓導陳山奉化縣學教諭右二人宣德俞剛郕府舉人審理王一寧吏部主事王文御史右三人景泰薛瑄御史李賢吏部主事右二人天順劉宇上海知縣曹元工部主事楊一清中書右三人正德袁宗皐興府長史張孚敬南刑部主事桂蕚丹徒知縣夏言行人許讚大名府推官右五人嘉靖

今上御極急於求才內閣有不專翰館者其實

祖宗時有此例也

三考掾吏爲大僚

劉敏刑部尚書（肅寧縣人）李友直工部尚書（清苑縣人）徐晞工部尚書（江陰縣人）楊時習交趾按察使（江西）況鍾蘇州府知府（靖安人）平思忠陝西叅政（吳江縣人）單安仁工部尚書（鳳陽人）李質刑部尚書（祥符人）

不繇翰林得謚文者

魏公驥謚文靖葉公盛謚文莊吳公訥謚文恪姚公夔謚文敏

地名誤讀（教孫）

予有篝燈碎語內載悞字一則近見宋王雩亦作字書悞讀數篇視予所記詳略相當可見古人多犯此病然雩云不相知者彼雖悞讀不可與言唯唯而已噫蓋避妬也顧人生相知幾人盡如雩言字學

永絕矣唯是古今地名最不可悞
因尋繹所記參攷王雩與釋適之
二書具於左以教兒孫

祋祤 音對許縣名 瀧水 瀧音雙縣名 汨羅 汨一音密
一音博縣名 牂牁 音臧歌郡名 取慮 音趨閭縣名 慮虒 音
盧夷縣名 朱提 音殊時縣名 盟津 音孟津縣名 不其 音不箕
縣名 繁峙 峙音止縣名 犍爲 犍音虔縣名 都龐 龐音龍
縣名 琅邪 邪音耶郡名 令居 令音連縣名 先零 零音連
縣名 盱眙 音吁怡縣名 方與 音房豫縣名 裴縣 裴音非
縣名 曲逆 音去遇地名 朐䏰 音瞿閏縣名 枹罕 音夫謙
地名 雍州 雍音擁雍門同 緱氏 緱音溝縣名 平谷 谷音欲
縣名 樂浪 音洛郎縣名 莊浪 浪音郎縣名 邯鄲 音寒丹
縣名 隰州 隰音襲州名 鄞縣 鄞音閭 嵊縣 嵊音盛
虹縣 虹音絳縣名 贛榆 贛音紺縣名 費縣 費音秘 郯
城 郯音談縣名 單父 音單甫縣名 儋州 儋音丹 鄑城
鄑音咨縣名 射洪 射音石縣名 鄄城 鄄音絹縣名 隆慮 音
林閭縣名 閿鄉 閿音聞縣名 新淦 淦音幹縣名 徙縣 徙音斯
盩厔 音周質縣名 葉縣 葉音攝 涪州 涪音浮 郴

州郴音琛沐陽沐音述縣名郾城郾音晏縣名崞縣
崞音郭敦丘敦音頓縣名桑乾乾音干地名攜李攜
音醉地名越巂巂音髓郡名鄜州鄜音夫滇南滇音顛
地名鄆城鄆音運縣名虒祁虒音斯地名萑符音乞蒲
地名姑射射音夜山名罕幵音罕堅地名呇猶呇音求
縣名惡池音滹沱地名休屠音朽儲國名身毒音天竺
國名康居居音渠國名于闐闐音甸國名澶淵澶音禪
地名澠池澠音勉地名石埭埭音代地名朝鮮音招仙
國名

古人名 年代錯綜

馬謖謖音速卞壼非壼音閫武曌曌音炤史籀
籀音宙王媺非微音美柳玭玭音駢李陽冰冰
音凝顓頊頊音勗帝嚳嚳音谷倉頡頡音絜
石碏碏音鵲酈食其歷異飢臺駘音胡台
郤犨犨音抽金日磾金密低伍員員音云
亢倉音庚桑周顗顗音蟻姚璹璹音蜀于
頔頔音迪高頰頰音景非耿万俟卨墨其屑荀
彧彧音郁吐谷渾突浴魂冒頓墨咄契丹

槎上老舌

契音乞劉鋹鋹音敞

人號如角里角音律人姓如尉遲尉音鬱稱贊如八厨厨音皮以地爲別號如劉湏溪湏音盥之類亦多悞讀可汗音克寒突厥爲突屈洗馬爲銑馬朝請爲朝靜率更爲律更相馬九方歅歅音自母丘儉母爲貫似此尤難枚舉韓退之每勸人識字如小說載呂洞賓嘗稱回道人然則唐神仙固不識字矣呂字非兩口回字亦非兩口也宜乎退之有是言也

史通過悞

秦楚敵國也秦滅楚項氏爲復讐非僭盜也劉知幾作史通反訊史記不宜列項於王謂眞僞不分知幾斯言過矣成敗論人千古同慨矣夫

古事蹟無考

秦火之後古賢事蹟不可解有八巢許山

澤之隱者耳既高尚其志不屑聲名可知
也當日棄飄飲半在溺山窮谷中何人得
見便爲之表聞太甲桐宮之放劫之以威
乎抑以好言勸駕乎人臣放其君益以兵
力去弒奪幾何若但善其辭令太甲何肯
甘心拱聽歡然就道耶周太伯逆旅荆吳
何繇便能端委而君之且太伯既端委矣
仲雍何又文身也子畏於匡謂顏必死聖
人豈孟浪臆說必有特見矣顏氏以何策
又得免於難一日坑長平四十萬彼四十
萬之人何以帖然俯首受死楚師圍宋鐵
甲長垣飛鳥不度矣華元何術能登子反
之床周武起兵諸侯景從反形盡見紂都
不知不問何耶越勾踐伐吳吳之陣堅乃
使罪人三行自剄於陣前且致辭焉以亂
吳軍夫以必死之人而近敵國雖有所制
而不能奔何又爲之致辭凡如此類惜全
文脫畧但從其散現者傳述殊可疑也

、亞惡古字同玉卽其文周惡夫卽是
朱蘭嶼太史有古玉卽亞字古通用亞夫者
細柳將軍舊物惡卽亞字
次子之別稱也春秋衛有石惡楚有郤子
惡皆亞字公羊悞以石亞爲惡人然則郤
宛亦惡人乎

、獸交曰定

宋人之歌曰既定爾婁豬定北人方言讀
作訂然南子之淫於宋朝也衛侯實召朝
與夫人會於洮以及亂此亦人情之不可
解者矣乃定字雖方言實有理蓋牝獸懷
春則狂得雄而定故曰定

古人兵器各別

論曉其法吳王僚之宴於公子光從者夾
古之兵器如戈鋋矟等今皆不知其制毋
之以鈹尋以鈹殺專諸然則鈹又不知何
狀其名僅見於此矟卽槊子屬也而劉宋
折樹矟圍及三尺又若可擊而不可刺者

、官印定制

漢晉官印每隨人更鑄不相沿襲故本官
甍逝可以印爲殉余所見將軍太守都尉
等章數十方其文强半念就蓋前官既去
又續刻以付後官多臨時卒辦者也至桓
玄輔政孔琳之爲西閣祭酒始上疏不聽
更鑄於是官雖去而印存遂爲歷代定制
琳之字彥琳別有裁減喪禮一疏亦裨益
世風尚可尋繹見南史本傳

、異風

巳卯年四月十三十四十五連日於巳午
時候日下作大暈中墨而外一重碧一重
紅占書主三年大風災沴害稼且召兵於
是本年之風起莆陽沿海各處皆飛石裂
山庾辰歲則福清長樂二縣受之辛巳歲
七月初一夜自連江以至省城逮於永福
旋颺四起數十圍巨木盡拔官舍率皆飄
隕有若振槁南門北門城樓九間七十柱

皆折斷如截掀落於地獨神廟梵宮都無
恙眞異風也管輅所謂列宿不守衆神亂
行揚塵萬里仰不見天者當風狂時或見
半空火燄閃爍及鉦鼓聲其然乎迨八月
桃李棗梨之屬皆花荔枝亦重結蓓蕾此
何故耶得無地氣激盪屑越太盛乎顧占
書災沴害稼之說則連歲閩候二縣悉洪
澤矣惟召兵或不驗可也魏史崔浩曰災
異繇人人無釁妖不自作

元士受地視子男

周禮天子八十一元士據孟子言子男地
方五十里矣而王畿又僅千里也以千里
王畿何處另得四千里之餘地以授元士
況其上更有卿大夫耶或曰無其地而予
以地內所出之祿然祿頒之自君乎抑取
之於民乎以意度之抑周多攝官元士名
雖八十一其實無也又以意度之子男五
十里之所入有朝聘征伐百官饔飧諸費

計國君俸祿不過十分之一耳元士采邑亦第如國君自奉之祿焉非眞以五十里計畝而予之也此余撰曾維久制藝大意若是可謂獨破千古矣維久時年僅十有五凡文字多奇創此其一也

願力

釋迦欲百千萬劫人皆證無生孔子欲四海九州人皆老安少懷非聖人不能作此想頭故謂之力雖聖人不能成此事業故謂之願或曰子貢求博施濟衆孔子不許之自已卻言老安少懷子貢是言仁孔子是言志子貢從外面施行孔子從內中發現境地自然不同

王敬教孫

程伊川王敬學問豈容易窺覘原是曾子子思愼獨授受根本曾子之愼獨卽明明德干手工夫明德卽天命之性子思亦惺存此點天命耳自精一危微至今其脈未

斷伊川師承不替但未充滿到堯舜周孔地位小人不能慎獨故閒居爲不善此不善不是作惡直不慎獨便不善耳若作惡的人方且陵踔君子安得自生愧耻而厭然也

人心萬念變幻以念息念愈息愈亂但守一敬萬念寂然道家之守中佛氏之禪定其法略如是也學者純常不懈不但息念且能生出無量經緯蓋精一執中即能無爲而治無兩個道理也然主敬甚難言昔司馬子微作坐忘論七篇其一曰敬信矣其三又曰收心夫既能敬則心已收又別言收心何也

宋朝家法

先儒咸言宋朝家法獨美於前代然太宗殺太祖之子孫高宗忌欽宗之返國光宗不執孝宗之喪如此尚謂之家法乎但是多賢后耳然垂簾非美事也大抵古來帝

王恒多慙德不獨帝王也人家遇鼎盛父子兄弟皆登尊顯者乃閨門之內多失雍穆甚至角弓墻茨或不可言反不若簞瓢老腐猶能飭邊幅嚴帷幙骨肉肅而和也抑佛氏所謂缺陷世界乎每思三代而下惟獨

本朝宮壼德政最爲隆盛漢次之而已蓋得天下皆出於正也宜乎享無疆之祚澤也

、管子

子書什九僞作管子亦僞也但奇奧非東漢以後人筆管仲先桓公卒書中小稱篇乃載桓公身後之事其僞而不及簡點者也史記管仲傳并無著書立言之語

劉向陳咸

馮唐老於郎署自昔指爲口實然劉向陳咸皆年八十爲郎公孫弘八十爲相趙充國七十爲將軍尤不足異矣

、銘體非詩

世之美韓昌黎者皆謂其序文如書銘如詩然序如書可矣銘如詩不徒不知詩且不知銘矣蓋詩無論古與律皆以音爲主音不協語意雖妙無益也銘即叶韻不必叶音其體於詩逈別豈得混爲一塗此後人不善觀昌黎處也顧詩之音亦難言矣釋氏以通禪爲大悟以通音爲小悟旨哉其說

非劉氏不王

漢高祖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此語不爲當日功臣而發爲諸呂也後世不王元勛輒指爲口實悞矣

、古人名失考 教孫

楊王孫 裸葬者 名貴見西京雜記文翁 化蜀者 名黨翁其姓也見張崇文歷代小誌壺關三老姓令狐名茂見漢紀

、地氣 教孫

槎上老舌

地氣激而成風鬱而成霧皆陽火不及舒洩抑之而後伸也風烈則地中雖凌冬不暖霧盛則河氷徹底之凍亦解蓋氣畢升在外而內自虛矣

景帝復諡

成化初年追諡

景泰帝爲恭仁康定景皇帝

謹言

堂簫之分天威咫尺臣子自非軍國重務利害關切者不宜輕率有言昔岳公正在朝

英廟每疾視之曰岳正敢多言乃爾後遂有謫戍之禍近日黃公道周逮繫亦起於平臺嘵嘵蓋二公皆失事君大體者也子曰信而後諫夫諫猶必於信況無事而饒舌耶故君父之前辨難不如引咎

虛費

光祿無名供億歲百萬計然不可裁華正

德初劉忠宣公曾言及後來肅州之戍遭
際酷烈禍端在此

羅念菴

江右羅公洪先大魁時方弱冠外舅大理
寺卿某往賀之曰可喜幹此大事先生面
赤答曰丈夫大事何限此三年中一人耳
是日袖升米入蕭寺同黃孝廉聯榻講學
遂忘歸余嘗收得先生與馬恭敏手札謝
扁額事蠅頭細字寫一名帖即於名帖上
作書弁及地方水澇災傷縷縷盡五板而
止始末小楷無一筆少懈怠恭敏時官江
西布政使先生從翰林予告過家也余又
收酉室王公穀祥一帖時爲吏部選郎其
字視羅更小楷法鮮妍僅尺幅而書中語
意鄭重亦即在名帖之上無有副啓

韻字數

廣韻共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字視沈韻
多一萬六百七十四字顧字雖收羅無遺

漏而音不及隱佞之嚴且正也宋儒楊誠
齋云無事當看韻書朱晦菴則謂是六經
中要務其反切則起於魏孫炎四聲切韻
則起於劉宋周顒皆不可不知者

收拾人才

爲政極大功業無過收拾人才子産用之
於鄭管仲不能用之於齊孔明用之於蜀
蕭何不能用之於漢狄梁公用之再造李
唐張德遠不能用之恢復南宋非當時無
人無休休者耳

經術奇症

楊雄規模周易王通效顰論語王介甫非
春秋歐陽文忠毀繫辭朱文公不用子夏
詩序柳柳州厭薄國語蘇玉局詆史記皆
不可曉也

逆旅嘉言

時者難得而易失此逆旅人語也太公望
用之以息營丘之爭夫以金匱之略白旄

之功猶必不棄蒭蕘如此彼瑣瑣者敢剛愎乎

忍情生於習見

獸之有功於人莫如牛殺牛而不忍者恒有之矣虫之有功於人則莫如蠶衣絲者毫無動念於抽煑之慘何也

官較

天順初錦衣官較猶承王振舊習每奉差作威需索至千萬不已甚至媒孽羅織冀遂其私閣老李賢從容言之稱旨自是非失陷封疆大辟概不差使海內爲之寧貼者數十年至劉瑾弄權始復再熾

文法 教孫

古人之文但從事理剖折明白議論序事一縱一操而法度自在其中如白雲飛空卷舒濃淡何心造作秦漢之間是也後世先立法度然後鋪張如布機軸而織絲枲規矩雖可觀而神氣不揚隋唐之間是也

異日則不知有法度矣既無法度弁失事
理如乍富人設九賓之筵亭榭什物伎樂
皆具但儀舉與位置差耳此李獻吉所謂
慚惶浩歎者也嘗疑後人不能造古人者
有三大事治樂也用兵也作文也

叛國之始

女直在

本朝叛服不常然所謂叛者不過沿邊鈔掠
而已自成化年間內監汪直無故將兵搗
其巢穴凡婦女童稚斬馘無遺自是始仇
恨爲之生聚教養作亂至今

丘瓊山

嶺南丘公濬博學洽聞暮年乃躁於大用
而性復卞急常與劉公健議事於內閣投
御醫劉文泰誣奏於是時論大不滿焉士
君子稍有逐利之心鮮不敗蹶

返璧教孫

樸上老吾

返璧乃晉公子僖負羈事今多認作藺相如非也

子玄摘句

郭象註莊昔云莊註郭耳此言雖過然郭之名理固有佳者如　理至則跡滅　自任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無對　非非則無非是是則無是　道無不在而所在皆無也　與物無傷者非爲仁也而仁跡行焉令萬物皆當非爲義也而義功見焉

工人無爲於刻木而有爲於用斧　至順則用發於彼而功藏於物　凡此類非他子書所可及者向聞老子有嚴君平注如肝膽爲胡越眉目爲齊楚生不枉神死不幽志天地億萬而道王之等語皆奇邁惜無存矣每思經史注傳足以羽翼本書者甚難數見易之有周孔也詩之有卜子夏也春秋之得左氏公穀也爲全美矣爲盡善矣次則莫若向郭之注莊他如杜預注

左傳酈道元注水經劉義慶注世說裴松之注三國李善注文選亦可謂金相玉質塤唱篪合千秋之盛事也男子得生中華恐不之讀眞虛度日月者矣

互市

買馬塞外其法漢時已有之據鹽鐵論曰齊陶之縑南漢之布中國以一端縵得匈奴累金之物驢騾駱駝可使銜尾入塞按此語則當時亦爲奇策矣顧能得善馬非如後世之疲蹄也

榷酤

征稅之法什一之外惟榷酤爲最善且有三利農不種秫則黍麥多收一利也爭訐作亂之端恒起於酗狂今者有制則細民得免廢業君子亦不至敗度二利也糧餉增加人或愁苦酒價雖貴無損良民三利也竊意每大縣官釀酒戶限二十所小縣限十所散布鄉邑間戶部依鹽法給引與

之有引者爲官戶一戶大略年稅百金無引者爲私釀私釀全產籍沒如是行之一年惟正之供亦不貲爾葢在釀人不過略昂其價便足輸納之數而嗜酒人即於十千之內稍爲充掐亦所甘心況一縣市戶既有定額則釀者無俟龍斷而沽者勢不他之此視漢唐宋舊例雖加詳密亦最簡便矣夫古人酒稅茶稅不厭其嚴者以茶酒之用皆是中戶以上之家非比布帛黍菽及細民也草野妄談或當於會計否

酤字上聲切今皆讀作沽非是

、仕宦不止車生耳

車耳重較也文官青耳武官赤耳見古今注葢古制官尊貴則車上施重較重較在輻之兩頭形如牛角仕宦不止猶言善宦也

性善

有性善有性不善此言性最眞切者孟子直指性善乃立教之意耳宋司馬溫公亦

以告子之言爲是且曰性如地善如五穀惡如莠地能生穀亦能生莠君子當除莠以養穀而已解釋詳盡無可疑矣

身體勞逸

細人最勞是足無刻或停貴人最勞是目亦無刻或停惟鼻則無分貴賤爲中氣出入之官然目與足勞於晝而逸於夜鼻則無晝夜之兩分矣據人一身原無自在之天賦況世間之事可怠追哉

以身喻國

治國如治身兵刑其手足也財賦其齒舌也禮度其耳目也人必有一息不用其手足齒舌耳目者乎六者一息不用或用不合宜必生疾蠹然則國之疾蠹亦從可見矣客曰眉髮何似曰此文章也亦治國之不可少

分定

尉遲恭金銀宴司爲之看守張說緡錢宴

司爲之鼓鑄李德裕食羊冥司爲之備辦人生信有分定然爲冥司者不亦勞乎爲此言者所以消世俗之貪癡也

一月令錯謬

周官無太尉漢乃有之月令乃曰孟夏令太尉贊俊傑此一錯也周禮龜人上春釁龜上春者建寅之月用夏正也月令乃曰孟冬命太史釁龜策此又錯也昔云禮記強半秦漢人筆即此是矣

許由陶潛

千古熱腸赤心人託之懶惰者許由與陶潛耳許由不喜唐虞之易代而棄瓢陶潛不忍劉晉之改玉而絕絃一段無聊拖沓視痛哭狂歌百倍其苦也

塑法通於作文 教孫

塑像之法鼻不厭其大而後可減也目不厭其少而後可增也文字立格如斯而已矣

樂

帝王大政如兵刑賦役禮制皆可隨時創造惟樂音必須倣古然愈久愈失古律不可復考矣論語一書言樂不一而足而再三致意於韶夫韶之美宜言其音也非徒言其德也惟音故可召百獸耳師襄語子貢曰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深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敬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廉而謹者宜歌風是以德而承音矣

、樂器

磬石器其形斗折今人指方響編鍾皆爲磬矣至於箏筑箜篌磬且佛院銅鉢亦爲磬之屬益多混亂而胡琴阮咸渾不似則皆漢晉時物非古也笙以匏其腹插管而加簧焉簫形褊而長如鳳亦插管而不加簧故曰匏笙曰鳳簫

、盈虛

銖銖而較之至兩必差此古語也兩盂過水必有耗折此時語也天地消息之數可見矣

陳蕃下榻之賓

下榻不止徐孺樂安郡周璆亦其一也璆字孟玉臨濟人寓樂安

軍中一物兩用

車爲城帳幄爲屋楯爲卧具鑼爲洗刀斗爲炊盔爲臼

結纓

子路問死問事鬼神心胸透徹矣夫子告以知生事人便是下手工夫他日結纓定力實本於此噫非深造自得可易言哉朝聞道夕死可矣此之謂也

出入法讀書 教孫

宋陳善云讀書當知出入法見得親切知作者用心此是入法用得透脫不死其言下此是出法此黃卷中一帖仙方也 見捫

詩文琢語

詩以排偶致工三百篇楊柳依依雨雪霏霏等句是也文以錯綜爲妙康誥如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如汝封春秋隕石於宋五是日六鷁退飛等句是也或曰詩文工拙二字難言久矣其要大率以虛字活句斡旋則入目易佳以實字板腔填積則成章亦拙曾聞蘇文忠見諸子課業凡虛字少實字多者必塗抹攆還

工拙 教孫

耳目

人身神明寄於耳目顧目之用短對面隔紙則五色不分其形露在外也耳之用長雖重山數里猶聞鍾鼓其形藏在內也故外露則有盡內藏則無窮

、棲遲

槎上老舌

北人置菜於樹以受風日蓋欲乾之而不
與其遽乾其名爲棲苴詩如彼棲苴是也
法甚良而名亦巧妙朱子注爲水上浮草
則索然矣

生前之諡

周公謂魯公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
王之叔父當日成王尚在安得未死便有
諡耶伍子胥謂楚使者曰報汝平王欲國
不滅釋吾父兄楚子亦不應未死卽諡爲
平凡古書此等皆後人僞筆添入決非原
文

人和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
千古治國要領不但用兵蓋和則紀綱肅
賞罰明燥濕調憂樂共君臣腹心手足非
徒煦煦之謂也夫豈盡將天時地利抹殺
但有歸重耳

奇捷

槎上老舌

唐羊偘薛萬徹皆垂袖登壁縱橫五六丈如躡梯柴壁飛散步上磚城如履平地又扠手以兩足指緣佛殿柱至簷所宋權武倒投入井將及泉矣復倒躍而出此等材武雖猿狨鷹準不能比也

異名器物

器物多有別名如筆曰昌化琴曰文鵠之類皆出小說有似新奇而實猥鄙若取用之令人面赤即拾遺虞初等書非不可觀然以其故實入詩文決非大作家矣是亦不可不謹

、五馬 教孫

太守五馬出漢官儀古乘駟馬太守則增一馬然漢之太守如今開府節制幅員不止一郡

、潮汐

余篝燈碎語內發明潮汐特以鄙見參酌宋儒據理言之今見宋姚令威所記亦與

余言相合而加詳盡因錄於左其略云海
潮之說多矣或曰日激水而潮生或曰月
周天而潮應挺空入漢山湧而濤隨折木
大梁月行而水大既無適從宜申確論茲
因按察嶺外出守會稽每經沿海郡縣觀
望十年求之刻漏覓之消息大率元氣噓
吸而已天隨氣而漲激溟渤往來亦順天
而進退者也以日者重陽之母陰生於陽
故潮依之於月是故隨日而應月依陰而
故潮附之於日月者太陰之精水屬陰氣
附陽盈於朔望消於朏魄於上下弦息於
輝魄而有大小焉蓋月臨子午潮必平月
在卯酉汐必進此常期也或曰浙江之潮
有沙潭橫亙隔礙洪濤汐者退去未盡新
潮復至前推後湓故湧怒有聲耳按令威
視他處獨壯激而大何也赭龕二山之下
之言推本於元氣占驗於日月根本確據
矣夫元氣之所現陰陽而已陰陽之最著

日月而已水附日依月以見元氣之翕舒其義眞無餘蘊也令威名寬大中祥符時洽聞之士

官名地名不宜用古制擅易

宋范文正嘗爲人作墓誌以示尹師魯內有以轉運使爲部刺史以知州爲太守師魯皆爲改正謂當時官名不宜用古之位號啓後世之疑

本朝楊君謙禮部見蘇州府志題曰姑蘇志大詆揮去二公之意蓋以一代制度定名所以垂信不可妄求脫俗反失遵王之義也

、賦韻

古賦隨意押韻但令官商協而已宋以賦取士於是以一平一仄交互相叠爲式每賦八韻蓋四平韻四仄韻也詞句鏗鏘瑯然可聽矣若杜牧之阿房宮楊敬之華山蘇子瞻前後赤壁偶爾寄興失其體也

唐科目

唐取士有六十三科如志烈秋霜科幽素科嫉惡科王霸科亦可咲矣元稹白居易皆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張九齡應才堪經邦科又應道侔伊呂科顏眞卿應文詞秀逸科其餘則無聞於後者

忍性濟事

里鳧湏盜亡公子之貲而逃文公返國而與驂乘於是國人之疑者皆服晉用是霸雍齒劉季之深讐帝即位先封雍齒於是沙中無偶語天下大定薛萬均萬徹魏徵皆建成太子宮僚勒兵攻天策府者文皇盡置左右官之諸將吏於是無反側唐祚用長三君非不念舊惡直忍之耳曹瞞智略不在三君之下獨不能忍至今人心尚弗予之也

鴈塔

佛迦葉於達嚫國穿石山爲塔最下一層

形略如鴈故名鴈塔唐沙門玄奘倣其製
立塔於曲江之慈恩寺張台登進士因題
同年於塔壁後遂沿爲嘉例云蓋唐時進
士每科不過二十人人少故可題白太傅
詩曲江舊院題名處十九人中最少年其
大略也

一、名帖引古

書曰耿耿予末小子隆萬時有大僚上政
府名帖云耿耿門下晚學生是亦有所本
者歟

寫景

白太傅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宋陳后
山謂是看人富貴詩非自己富貴者也后
山此語絕是詩話中藥石便可悟寫景之
法矣每思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此眞
富貴人自道也功成名遂無一欠缺世上
纖塵不入胸中方能有此一覺佳眠

唐張祜讀老莊詩

等閑緝綴閒言語誇向時人嗅作詩昨日偶拈莊老讀萬尋山上一亳釐予每見詞人自矜一藝頓忘天地之大此詩可以入道矣

、硯

文人用硯如良將之弓刀既頃刻不可離又非低下之材得克任使然佳石最難遇彼滑而拒墨者棄矣若下墨如鋸滲而不泛則墨色皆粗激入紙無光又非上品也向聞端溪下巖惟純墨青花二種然青花子嘗收得卻不如意宋米南宮以唐州葛仙巖與溫州華嚴寺二處石在端歙上而歐陽文忠又以南唐澄泥爲第一亦各執所見耳又有紅絲石者唐人所寶王建宮詞延英引對綠衣郎紅硯宣毫各別床天子下簾親試問宮人手裏過如湯此紅硯即紅絲也不可得矣

、說文

許氏說文乃宋太宗時所纂非原書也許
冲漢安帝建光元年上此書彼時安得有
沈韻而分爲一東二冬之目哉聞古板在
吳郡毛家徐興公目擊爲予言俟米價善
即買舟往訪之

、沸唇

胡虜合戰慮口卷舌群聲而號益以爲令
且鼓氣也賈誼謂沸唇擾塞垣之下是已或
謂是可汗之名悞也

、鞠塵

鞠塵古詩多用之向與林正則考其出處
乃在月令注月令薦鞠衣於上帝告桑事
注云如鞠塵色此鞠塵所自也然不知其
色作何狀後讀鄭司農周禮注內司服鞠
衣蓋芽桑色也桑葉始生其色在嫩黃嫩
綠之間如塵之在匊也古人善下語一字
不苟如此

、女妖男妖

婦人長壽極貴更事數夫自古惟夏姬一人三爲王后七爲夫人而使人不之厭眞女妖矣男子長壽極貴更事數君惟馮道一人五代七姓身爲輔相而使人不之疑眞男妖矣

功業名節

自昔功業之危莫如寇準萬一敵末款而三軍先潰卽魂魄何安自昔名節之危莫如狄仁傑萬一志未成而此身先去雖子孫亦辱如二公者成箕中之僥倖也

任子

任子曰火伏焚家家不罪火食過傷人人不罪食二語奇奧君相濟世用人其功德可論者卽有罣悞皆當原宥不可與庸衆一例

八蜡

蜡祭田功報賽之祭也其期用臘一日先齋謂始辨百穀者二日司齋謂啓齋事者

三曰百種謂布百穀之種四曰先農五曰
郵表畷之神郵田里之亭表田畔畷畔上
可止處經曰饗農及郵表畷是也六曰貓
虎以食狼鼠之害稼者七曰坊謂能障水
不入八曰庸謂能洩水使出經曰祭坊與
水庸是也

、筆酣

元逸人黃大癡教人畫法最忌曰甜甜者
穠郁而軟熟之謂也夫爲俗爲腐爲板凡
人皆知之酣則不但不之忌且羣然喜之
矣從大癡拈出大是妙諦用是通於草隸
以及文詞眞詰匠之金桴也

曹孟德格言

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此曹
孟德之語也千古創業帝王才識器量豈
能舍此數字哉魏之所以能禪漢也歟

後世名

太史公青蠅驥尾之喻憤惋慷慨使千載

而干尚爲噴血然亦有不盡然者孔門詩禮三千知名多少孟氏後車百人踪跡何在獻子之友已忘其二田衡之客不存其一烏在乎附青雲哉固有數存矣

國事爲戲

謝玄以八千人破符堅百萬自是千載奇功謝安當此危機從容賭墅亦千載定力但不知江左偏安以來大敵在望講武之政安在直至倥傯之時僅得八千人一少年胄子徼倖成功是以國事爲戲矣安石此段勳名政與寇準相似宰相平日所幹何事乃以君上自將雖偉績亦罪案也

詩禍

李鄴侯作柳詩云青青東門柳歲晏復憔悴楊國忠訴之明皇謂譏彼帝曰賦柳爲卿豈賦李爲朕耶後世好以詩文媒孽賢士亦國忠之流也雖然詩亡然後春秋作夫春秋者亂臣賊子之斧鉞也乃繼詩而

作則詩之譏刺亦其職矣安可廢耶況又
莫須有者也人但不爲楊國忠自然無譏
矣然無端汙衊人則可殺也

馬恭敏遺事

戶部尚書馬公森精筭術天下糧餉解部
自千萬以至毫忽但於掌上輪指筭之無
或遺失里中故事凡九卿官林下乘明轎
出入公獨蔽幃帷以代父母之邦不可行辟
人也姑其老而寡每三日一謁見及出必
趨不敢於姑之門登輿秀才時猶姓裴後
復原姓有祖嬸郊居當公既貴仍呼裴五
秀才元旦坐受公拜立茶而別以爲常萬
曆癸酉公老矣時鄉舉門人某在棘闈閱
卷欲物色公諸子公力卻自矢於天日江
西總兵朱嘉謨都司賈勇向皆漕卒也因
公薦拔至尊顯迨公歸二人於玉山驛私
致饋金三千兩且曰謝政家居不足爲清
德之累公峻拒二人泣拜以去噫以上數

事雖范文正司馬温公豈能上下哉然公
經術與撥亂之才尚難枚舉

丁口

丁口有征隋文帝之創法也宜乎二世而
亡矣子曰節用而愛人天子欲厚民生而
不能博濟故但以節用而陰行其愛意曰
欲愛人者必先節用也若冒耗之後反計
丁而征之如隋文所爲可乎至唐德宗遂
搜括逃戶益傷和氣矣

本朝聽民間自便眞唐虞之主也無疆之祚
豈可量哉

毛詩 教孫

三百篇訓詁有大毛小毛大毛名亨魯人
學於荀卿見初學記小毛名萇趙人授業
大毛見後漢書故後人謂之毛詩

內操

正德中江彬等勸
上於內設教場團營演武萬曆甲申稍加恢

招選少監三千人戈甲馬匹燦然可觀比部董基上疏切諫左遷次年春大旱臺省復有言乃報罷天啓初魏璫復舉行并有火器矣或亦安不忘危之意乎

令恭變局

晁錯之七國李訓之宦官岳飛之北討皆親承人主命令而行者即以殺身此謀臣之大戒也

林子羽遺句

國朝林鴻子羽詩文一洗元人纖弱之習為開國宗派第一萬曆初太守袁公景從馬參軍用昭同選十才子詩雖復精勤不無挂漏如人分滄海色江轉白雲痕　山鍾知遠寺海月憶貧家　落日扁舟去秋風萬里心　重關逢雪度走馬見星移

郢樹侵吳近淮流入海長　古柳垂春蔓汴河急暮流　三軍隨虎竹萬里度龍沙

古戍氷成壘春湟雪作華　谿橋寒吐

月驛樹晚藏烟　關雲遮越斷海甫入吳
深皆五言佳境何以去之又七言如雲邊
夜犬鳴沙驛海上寒山出郡城　殘烟野
戍聞寒笛落日楓林見驛梅　南粵雲來
螺浦白東甌天接虎門蒼　蘇小門前人
散後瀟陵橋上燕來時　江田未熟晴蕪
曉館樹新涼夕鳥喧　淮邊落木南天盡
江上寒雲北鴈飛　寒山月落青楓晚野
戍霜空白鴈晴　踈砧舊館空江上遠火
人家積甫中　亂山背水孤城晚獨樹臨
關一葉秋如此蒼辣警策豈全首精力更
有不及之處亦在所刪何也蓋作文易選
文難作者遇倦則勿作人人能之選者未
免牽強耳故多踈畧害事也

、孔廟

祀典國之大事至

孔廟尤歷代祖豆中最重者其弟子多失攷
何也遽伯玉友也公伯寮季氏私人也與

門墻無干豈可併入如懸亶字子象載在家語檀弓者友不及焉而申黨即申棖琴牢即琴張皆重見又無謂是亦不可不釐正也

、草木

草木有性而無情古語也乃牡丹寂莫則倦遇笙歌燈火便復嫣然繁盛向人蓮花晝則一葉自近而敝日夜則其葉又自遠以承露木芙蓉早則白色午則紅色玉蘭馬纓皆晝開而夜合他如冬笋爲孝子而生枯荆爲兄弟而榮儼若人事相關矣謂之無情不盡然也爲佛氏言充類盡義雖生菜亦不可刈矣

監軍

三軍司命在主將又別設監軍者譏反測與非常也唐以內監領此職既驕恣掣肘又挑選軍中驍雄盡歸麾下立信旗另自屯劄一處臨戰休戚都不相關迨勝則奪

級稍有崎嶇則先逃阻三軍之志而惑亂
其耳目最害事也此弊起於唐之中葉李
德裕上疏力陳顛末然不能去但令每軍
千人聽取十人以自衛高拱營中不得預
戰有功則仍分之自是無齟齬每戰皆捷
亦善御監軍之法也　宋李誨亦言自唐
用兵不利禍皆起於監軍云

將帥故智

留敵以自為樂敝用之太過韓信用之不
及故皆以去位殺身彭樂之走宇文泰慕
容紹宗之縱侯景則不忠甚矣鳥盡弓藏
人主又當加意即使其臣如范彎張良亦
安在乎為民上也

無事可忽

百里奚之牛金日磾之馬卜式之羊陳平
之割肉謝玄之置履履陶侃之運甓古人
用心不苟隨事計功眞將相之器也世間
最敗德無如懶惰

、先兆

天將旦必倏然而昧火將盡必倏然而炎
大雪將至必先溫大雨將至必乍燠故木
之盛其華必將枯人之驕其志必將滅列
子曰物不至者則不返

、殘忍生於利欲

帝王之文學隋楊廣足矣帝王之英邁唐
李世民足矣皆不免於弑父若曲端殺叔
以行令車新刖姊以取名誠怪異其性也

、大事可憐

人之將死也五臟盡絶風刀解體其痛楚
窘偪口不能言處雖人間刀鋸鼎鑊所難
例論彼時雖有掀天揭地本事又以堯舜
爲父兄周孔爲子弟一毫用力不得何況
浮名浮利及衆生子孫也故佛氏竭三藏
之神通孔子以朝聞夕死斬截喚醒無非
爲此一着人自不解脫耳宋儒魏了翁蔡
元定皆談笑隱几而逝平日豈無所用心

哉亦豈長齋拜佛度僧禮懺所能了耶然
天竺則不言下手工夫洙泗則重叠指點
其宏慈一也

外國識量

雞林能愛重白樂天古詩繡之弓囊交趾
能醜詆王介甫新法書之露布誰謂夷狄
之邦無人乎然白太傅自藏其集於廬山
豈當時如元稹劉禹錫之外推重而傳述
之者亦寡耶王荊公初立法時天下風靡
豈當時如張安道司馬君實二君深惡而
痛絶之者亦寡耶是外國之識量反有特
見矣

出身本末

一言拜相田千秋也三語爲掾阮千里也
雖人主用人不次而仕宦速化若是稍有
廉隅者恥之矣何況其他

盛衰先兆

衰至便驕千古名言不但一人之身即一

國之舉動亦徵兆不爽春秋當晉之盛也
奉之後范文子郤伯范叔欒伯交相讓功
及晉將衰鐵之後趙簡子爭鼓音衛太子
爭右鄭良爭御交相誇能夫戰勝同而人
心則迥別晉國之盛衰係焉可畏哉

養癰

宋李沆爲相凡條陳利害封事悉擲還不
覽謂以此報國當時去太祖太宗不遠規
制已定無可更端倘歷年既久事變紛紜
宰相亦籍口文靖庸庸以獲福是爲養癰
矣故瑟弊改絃車輗易轍

父子至性

林文恪歸養每日必冠裳謁文僖視膳文
僖亦冠裳見之以爲常宋徐仲車者日夕
與夫人相見亦具袍笏且曰吾於貴人
且然況吾母乎二公於家庭間凜然誠敬
固足爲孝然去斑衣之天眞遠矣禮曰至
愛無文

賦秉無常

鵞鴨有翼而身伏咫尺蟻蛇無翼而足躡雲霄丹朱帝堯之子不有天下大舜耒耜之人享名萬世天分之不足恃如此

、海運

海運起於勝國招安海賊朱暄張璧之謀暄璧熟習風濤不十日萬艘可達直沽然沿途截掠民間貨物方谷珎藉此爲亂東南之禍遂不可解元祚以滅

、漢武隋煬

自古不道之君莫如隋煬然有二事可嘉其一道士潘誕上言欲取童男女腦髓合長生藥帝立斬之其一或云李氏當王勸帝盡滅李姓帝不聽此二事視漢武以千童男女入海謂獄中有天子氣凡長安獄無問罪之重輕盡殺之者差有間矣

易卦刑罰

離者文明之象也噬嗑曰先王以明罰勅

法豐曰君子以折獄致刑賁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而噬嗑旅上卦爲離豐賁下卦亦爲離古先聖王諄諄於刑政者若此而又系之以離意以文明之士聽訟折獄方可使天下無冤民故呂刑德明惟明又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亦謂德之休明備禮敦典而後方可言理刑也噫慎之哉

季氏伊尹

春秋魯季孫意如逐昭公出居乾侯凡經八年國空無君意如攝政且歲具餼從者衣屨歸之乾侯及昭公薨之明年喪還其弟公子宋始即位此事大奇千古所無夫人臣權力能驅駕其主尚何顧忌不弒而篡者齊晉之君以持之也

漢之所以强盛

漢時凡有征伐大事皆集百官議之議而

是者官雖微天子可其奏而三公亦不之
拒形跡渾忘禍患不作如賈捐之之罷珠
崖楊雄之許單于降班勇之伐西域李固
之定交趾四人皆小官也後世不論事之
大小安危惟要地一言爲符印倘有違忤
首領不保矣至如曹劌李同尤爲奇偉乃
春秋之時不必言者何古賢之能自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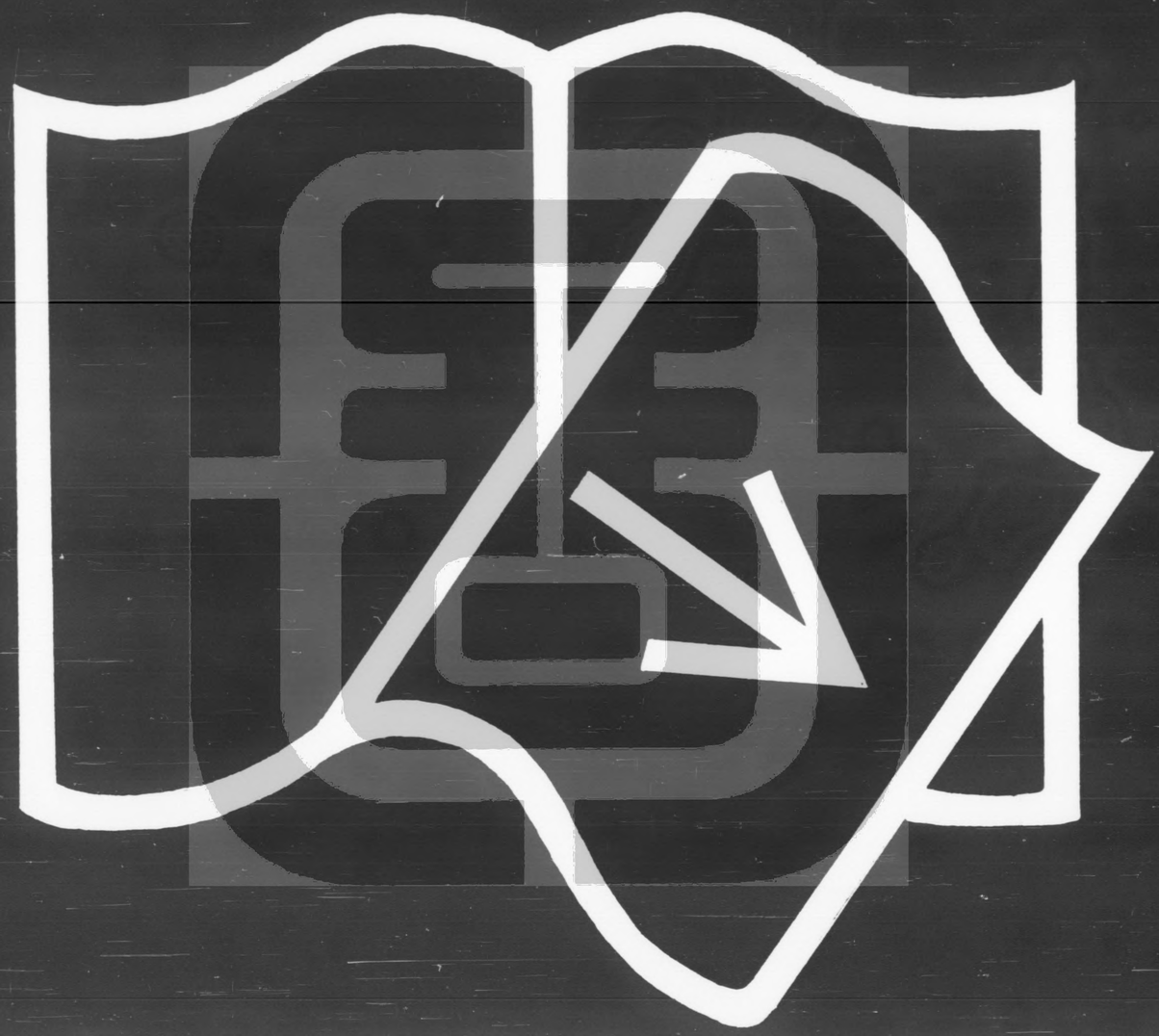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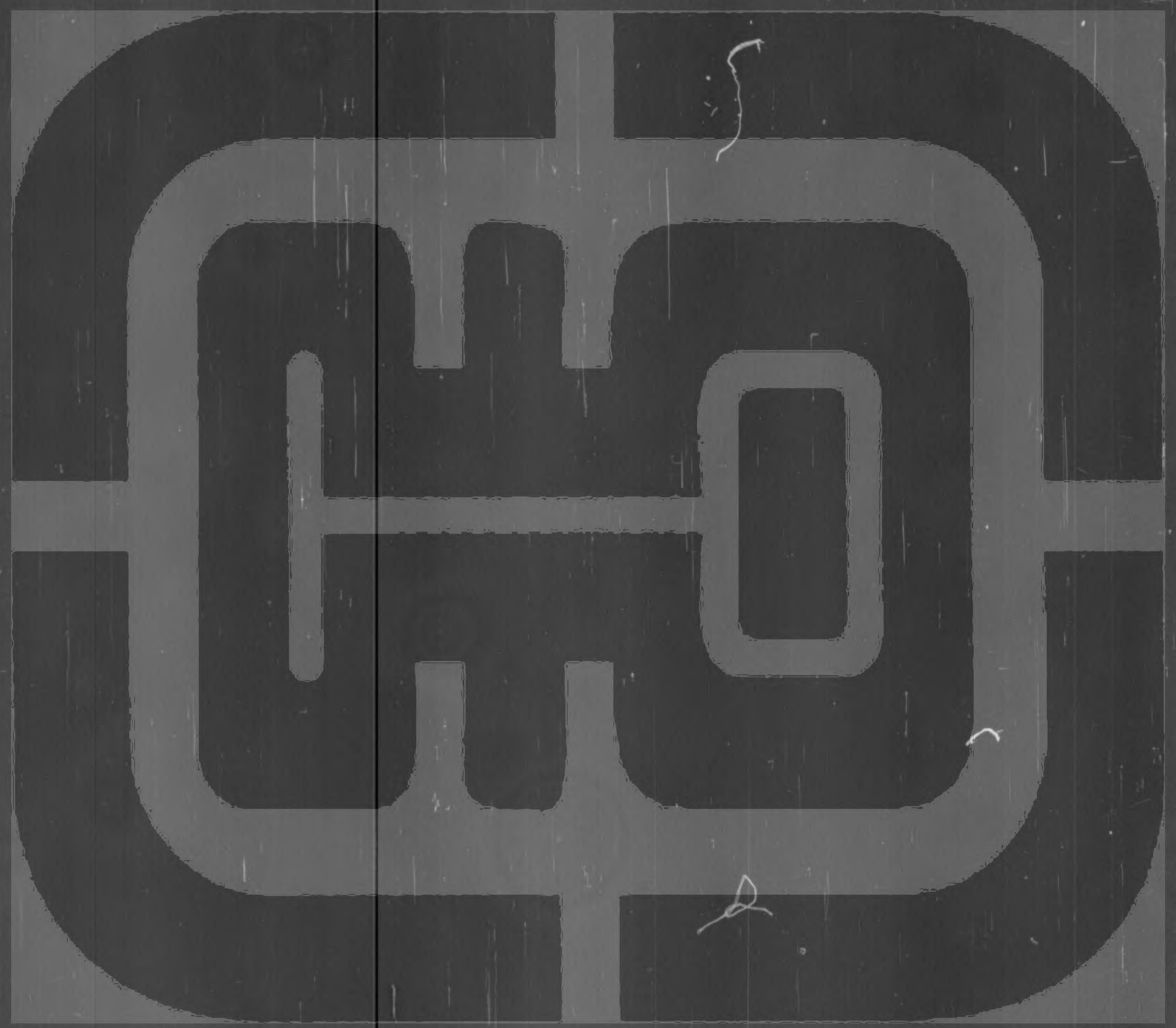
鍾鼎

鍾鼎之屬生以之享死以之祀古人所寶

圖書館藏

爲言及樂

元



原件短缺